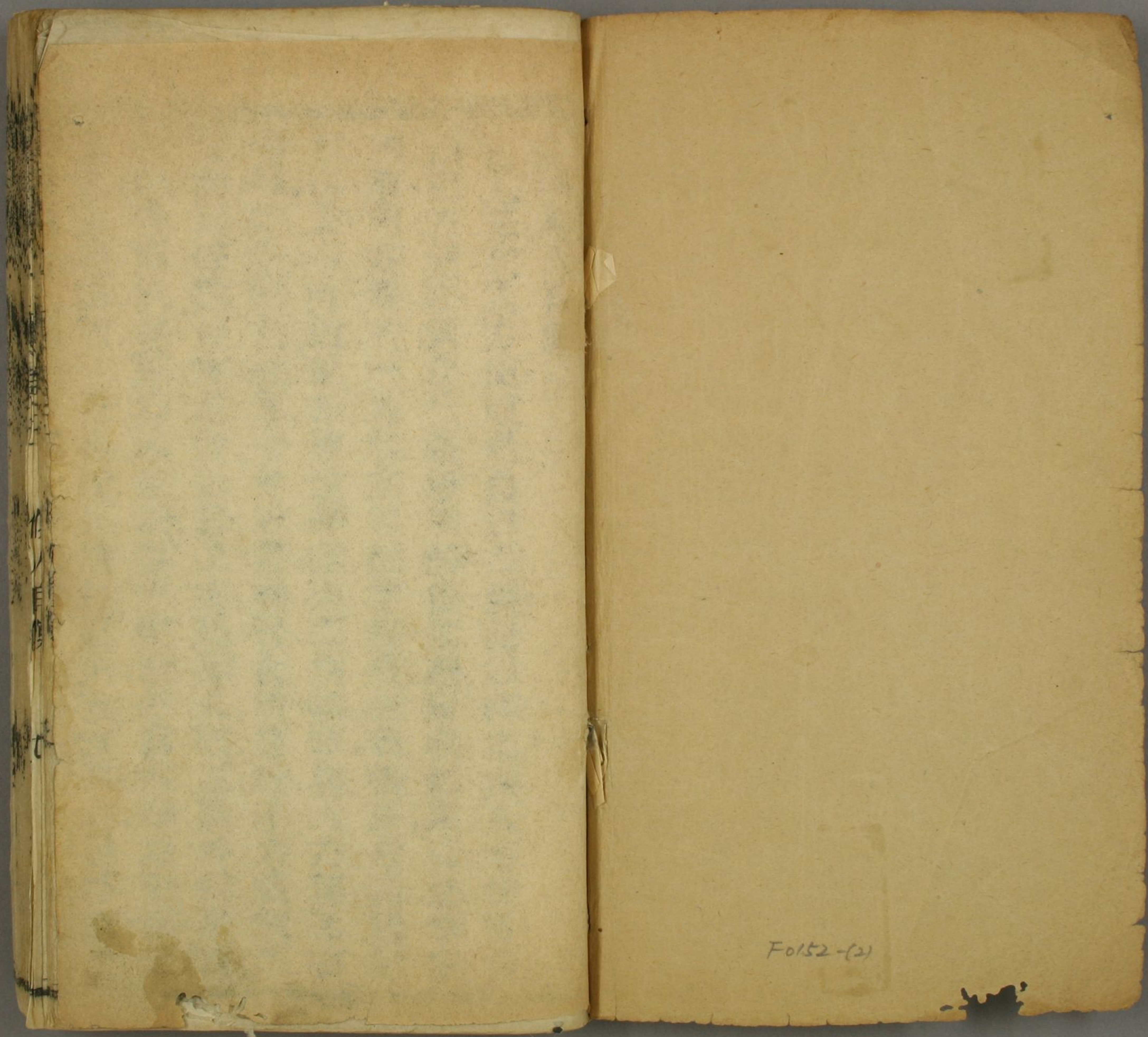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2
2





F0152-(2)

鄙人自便

笑云與人方便就是自己方便何以謂之與人方便卽是自己方便今試舉一案證講於各位聽宋朝仁宗時江南寧國府常安縣有一人姓主名臣字叔彥娶妻張氏夫妻賢德好善廣行方便原先田連阡陌因喜作善事與人方便不吝銀錢三十六歲纔生一子取名邦賢自幼聰敏十六歲就入黌門只因門戶不相當未嘗受室是年天乾王員外捐米百石出外賑飢救荒回家染病夢中得晤三官大帝詔王臣云王生善功圓滿上帝欽仰洪德詔上天宮爲神員外醒來

自知不久人世乃將邦賢叫至榻前囑道

歌邦賢兒坐榻前聽父所囑父染病者幾日心內恍惚昨夜晚夢寐中神人對晤見三官在雲端捧詔來屋說爲父功果滿詔上天府想今年我的壽五十有六我死去兒不必憂心楚楚母年老須孝敬不可疏忽用銀錢凡事以善爲主施棺木施穀米或施衣服還有那橋與路倡首修補救貧苦放生命濟人利物設義學刻善書教化正路修廟宇印經文指人迷途設義渡施藥方救人疾苦凡善事莫惜錢遵父遺囑方便事你總要時時去做能使人即便已

自有結局

員外話畢瞑目端坐而逝邦賢速備衣棺停在中堂齋戒誦經將至三日適有堂兄名邦友者自宣城歸家聞說伯父去世心中不服來在邦賢家中說道前三日我在嵩山得遇伯父伊云要往方壺而去交有開倉鑰是一把教我帶回鑰匙現在此處如何言伯父身亡我總要啟棺一面方纔心服遂開棺一看果然無屍只有拂塵一把邦賢方知父親肉身證果而去自此以後見善必爲誰知未滿一年母親又亡邦賢慎終盡孝守服三年過後倡修永安橋一座修不告竣將田

解曰：心卷二
賣了，方得完成。凡一切方便善事，真是揮金如土，不惜銀錢去做。不數年，家產用盡，又不知生理，故家業蕭條，更難收親。先年富足，人人呼爲王大少爺。王善人及至空乏，無人奉承。個個叫他王老大，王搨筋。在那知道因果的人，說他父子作的好事也多。雖然眼前落薄，後來必好。有等不信因果的人，反來戲弄他說：王老大，你家累德行善，該有好報爲甚。於今搞得精打光，你何不到西天去問佛，看者因果二字何如。這是那不知因果的人，戲侮之言。那曉得王邦賢是個忠實人，一聽此語，連自己也不服，就將家中器物賣些銀兩，以作路費。

隨帶兩個老家人，一路往西天去問佛。每日只向日落之方行走。一日來至太行山前，誰知山上有一崑崙大王，姓朱名貴，凶惡異常，跟隨嘍囉數十，常下山擄掠。王邦賢主僕經過，嘍囉將三人捉上山寨，跪在殿下。大王命邦賢將來歷說明，好去開刀。嚇得邦賢魂不附體，遂泣涕答道：

詞 王邦賢跪殿下，珠泪下吊。尊一聲大王爺，細聽根苗。家住在常安縣，門戶不小。父母亡無兄弟，家業蕭條。只因的爲善事，不計多少。我三代廣行善，無有下梢。因此上心不服，無地可表。只得是到西天去走一遭，問佛祖善與惡如

何果報好勸人爲善事，怎麼爲高者包袱，有銀兩敬獻愧少，望大王發慈悲，把我恕饒，放下山往西時，受惠不小，願大王子而孫，世代英豪。

說畢，大王大笑一聲道：「前日咱在山中打圍，遇一相士說咱後有九五之尊，惜乎氣象太凶，須要參以善心，方可今日湊巧，端端來了你者個大善人，把你善心挖出，與咱吃了，善惡參看，這個皇帝做得成了，吩咐嘍囉先將兩個老狗殺了，一者善人，綁在將軍柱上，挖他心肝，等咱飲酒，左右吆，割帶兩團，將一老奴殺了，正將邦賢綁住，忽一小軍稟道：二

王爺請大王赴宴，在殿立候，崑崙大王傳令將善人暫丟囚籠，等咱赴宴轉來，再挖心飲酒，不遲大王去後，邦賢駭得魂不沾身，在囚籠內叫苦不題。且說崑崙大王有一女，名曰蘭英小姐，歲時生母亡故，妾室撫養成人，時有十六歲，生得如花似玉，更又聰明，十三歲時夜夢觀音大士云：汝要放人生命一百，到數滿之時，有一書生與之成親，後有誥命夫人福分，小姐自得夢以後，凡遇父殺人之時，或私行解放，或勸父釋放，已經救了九十九人，是日帶着了環梅香，在花茵散閣間，剝皮亭有人叫苦，遂叫梅香去看，不一時轉來稟道：亭

內囚一白面書生小姐吩咐梅香命頭目將那書生放出帶
在花園等姑孃問個明白梅香領命去了少頃頭目將邦賢
押入花茵只見廳上垂簾小姐在內問道你姓甚名誰將你
來歷訴明放你逃生邦賢聽得此言心中暗喜遂稟

歌小姐在上容我稟細聽小子訴根生問我家來本不遠
宣國府內有家門父親有名王員外母親張氏老夫人雙
親爲善纔生我下無弟來上無兄邦賢是我名合姓一十
六歲入賢門三代爲善行方便一分家業化灰塵行善無
有好結果善惡報應不分明欲往西天問佛祖免得世人

誤前程主僕三人由此過大王掣我上山林還望小姐施

仁德釋放小子不忘恩

小姐聽罷偷看邦賢見他一表非俗况他三代爲善後日必
是朝廷貴客想先年菩薩托夢叫我放一百人生命到那數
時有一書生與他成親後有好處莫非應在此人身上但
奴不便開口許親於他者又如何是好想了一會強勉厚起
臉皮叫道一聲相公奴有幾句言語請聽

歌朱小姐身坐在密簾內禁尊一聲王相公細聽奴明奴
本是裙釵女未把字命屈指算今年子一十六春前三年

有菩薩把夢投定。放生命滿一百可做夫人。到如今數已滿。只候夢應。忽來了王公子。少年書生望相公。休嫌奴容貌陋。甚成一對美鴛鴦。百年婚姻。

公子聽得小姐之言。欲不允。又恐難脫虎口。欲允之。不知小姐賢淑如何。但魚鳥已入網羅。只得強勉。答道。蒙小姐救我之恩。婚姻之事。敢不應允。但身中聘禮全無。小姐道。只要相公依允。奴家不要聘禮。贈你白銀一百馬一疋。急速去罷。邦賢拜謝活命之恩。洒淚而別。日暮大王轉來。叫手下將善人。心子挖了。好辦夜饅頭。目稟道。大王去後。被小姐將他放了。

大王怒從心起。叫道。蘭英者。箇了頭。放了咱多少。應殺之人。都也還淡。可惜者。付善心與咱。放了壞我大事。小姐稟告父王大人。人生在世。總要自己行善纔好。那有吃人善心。可做皇帝之理。大王惱怒。甚麼教做爲善。小了頭。屢屢逆命於我。叫三軍與咱。又下山去。眾了環忙報於姨母。知道前來講情。不准。只得封銀一百兩衣服兩箱。命頭目暗地將蘭英送下山去。務與小姐尋一安身之所。眾軍領命。將小姐送下山來。天色已晚。有一頭目言道。離此三十里許。有一集賢村。村中有一張奇夫婦。無子。單生一女。名曰玉容。二老力行好事。凡

事與人方便。我等弟兄何不星夜將小姐送去安身。左右皆曰：「可不一時已至屋側，眾頭目各自回山不題。」却說張叟睡至三更，忽聞門外有哭泣之聲。夫婦驚起，開門一看，見一女子問明來歷，遂接入中堂。小姐見二老形色，真是有德之人，乃拜為義父母，拜玉容為義妹。自己遂棲身張家，不題。且說王邦賢自從那日與小姐分手以後，不一日來至流沙河，身體勞倦，遂在深林憩息。忽來一人奉煙一袋，邦賢接住方吃一二口，頃刻人事不頃，昏迷在地。幸河岸來一老翁，姓趙名普，家裕知醫，好行方便。一日尋藥深山，見大樹下睡倒一人，

口中流涎，知被強人所害，急取紫金錠用新汲水沖服，稍覺甦醒，叫道：「相公，你快隨我走，恐強人再來，身上衣服難留。」邦賢只得隨着老人，行不數里，即至伊家。邦賢倒身下拜，多蒙老翁救命，但行李馬疋俱被賊人盜去。又如何過得西天？老翁便問鄉關姓氏，與到西天之故。邦賢遂將來歷說明。趙翁纔知他三代為善，無有好報，故而心內不服。到西天去問善惡報應，當時對邦賢言道：「論我為善亦有年矣，並無有好報，連我也不服。今日有緣遇着相公，去問佛，我家有三椿奇事，一則我二老單生一女，名叫秀英，生得品貌聰秀，可惜是個

啞吧。二則養雞三年不鳴，喂犬三年不吠，三則後園兩根桂樹，一開黃花，一開白花，一年四季連開四次，不知是何緣故。相公欲到西天，我贈你路費馬疋，若得有緣替我行個方便，問個明白。王公子件件記着，二人談叙多時，夜已深了，各自安宿。次早公子拜謝，欲行。趙普也不深留，贈銀一定，馬一疋。公子再三推遜，方纔拜受而往。不日來至西藏山下，有一龍洞，恍聞洞中有人言道：善人不必恐懼，我乃修行老龍，在此千年不能騰空，今善人西天問佛，懇祈方便，代我一問，回轉致謝。邦賢應允，邁步前行，來至西藏山地界，四顧無人，不知

佛祖在於何地，走得人困馬疲，不甚憂慮。到底人有誠心，神有感應，便感動燃燈佛祖，廣發慈悲，用手一指，化一座大寺院。王公子行到山頂，忽然見一寺院，上有雷音寺三字，便不勝欣忻，遂下馬，扯草淨手，振衣束冠，一步一拜，行至寺中，見有許多修行之人，前來迎接，將公子引至佛祖殿下。公子俯伏跪拜，不敢抬頭仰望，恍聞殿上隱隱有聲，說三世因果經上註得清楚，兩廊唸於王生聽。

經云：世間難得是人身，位列三才秉五行，爲聖爲賢須在已。成仙成佛總由人，今人不知前世因，聽我說段因果文。

若。是。前。生。修。積。好。今。生。受。享。不。非。輕。若。是。今。生。修。積。好。依
然。受。享。到。來。生。今。產。逆。子。爲。何。因。前。生。你。背。二。雙。親。累。代
科。名。爲。何。因。皆。因。前。生。未。犯。淫。妻。女。淫。亂。爲。何。因。風。流。債
賬。欠。前。生。兒。孫。賢。孝。爲。何。因。只。因。前。世。肯。濟。人。兒。孫。蕩。產
爲。何。因。只。因。前。世。哄。騙。人。今。生。長。壽。爲。何。因。前。世。救。人。多
放。生。今。生。天。折。爲。何。因。前。世。好。殺。眾。生。靈。今。生。富。貴。爲。何
因。前。世。利。物。並。濟。人。今。生。貧。賤。爲。何。因。前。世。刻。薄。貧。窮。人
今。生。兒。多。爲。何。因。前。世。救。拔。人。子。孫。今。生。無。子。爲。何。因。前
世。打。胎。溺。女。嬰。今。生。聰。明。爲。何。因。前。世。誦。經。惜。字。文。今。生

愚。蠢。爲。何。因。前。世。橫。暴。不。信。神。今。生。眼。瞎。爲。何。因。前。世。廢
字。反。看。親。今。生。音。啞。爲。何。因。前。世。亂。說。敗。壞。人。今。生。足。跛
爲。何。因。前。生。偷。割。亂。糊。行。爲。惡。不。滅。爲。何。因。皆。因。前。世。有
善。根。爲。善。不。昌。爲。何。因。皆。因。前。世。罪。孽。深。若。人。要。知。前。世
因。今。生。所。作。自。問。心。此。是。三。世。因。果。經。抄。傳。災。禍。永。離。門。
王。公。子。聽。得。此。經。心。中。恍。然。醒。悟。又。聽。得。帳。內。宣。云。下。跪。王
生。你。爲。善。惡。不。明。特。來。此。問。佛。曾。不。記。你。父。尸。解。之。時。叫。你
廣。行。方。便。與。人。方。便。卽。是。自。己。方。便。爾。何。不。細。細。細。繹。奚。必
問。佛。各。自。回。去。仁。那。修。行。老。龍。乃。是。夜。明。珠。壓。住。頂。上。以。故

不能飛昇。至若流沙河趙普之女見了親夫。方能言語。桂花樹下有金銀二缸。福德星臨自然。雞鳴犬吠。爾不必在此久留。各自去罷。邦賢正要問自己根生一霎時間。寺院都不見了。邦賢心中暗想。我費了千辛萬苦。方纔到此。別人之事。到問明白了自己之事。全未承其指點。息氣不過。欲尋自盡。忽來一道長。肩挑蒲團。手執禪塵。邊走邊唱曰。

嗶嗶呵呵。癡人聽我唱山歌。唱山歌。方便事兒宜多作。作得多來利益多。無如人多不知覺。總說方便。利人不利我。全不把聖賢氣度學。老者安少者懷。天下一家做甚麼。動

云爾爲爾我爲我。任人哀求沒奈何。全不把人救一着。更還有忿激不過一點事兒。不如意願。死不願活。嗶嗶呵呵。何甚如此。太迂闊。全不知老天爺。將要福你到極樂。先要禍你受折磨。從今後聽我歌。總要學個無人無我無隔膜。果能够隨緣方便無懈惰。可以動天地。驚鬼神。感彌陀。自

有時成仙成佛步大羅。

重句

邦賢聞之心中醒悟。知非凡人。方欲上前請教。而道長已飄然去矣。邦賢想道。者纔錯了我若死去。豈不負了趙翁與老龍所托之事。方便何在。只得帶着行李馬匹。快快而回。不日

來至西藏山下老龍洞前忽見洞口現一龍頭作人言道向日托相公所問之事何如邦賢曰佛言你頭上有一夜明珠壓住故不能上騰老龍聽說就要邦賢與他取出邦賢大起膽兒用防身寶劍一畫取珠一顆那龍向邦賢點頭數下忽然風雨大作騰空而去公子得了寶珠不勝歡喜上馬望原路而返行至流沙河將攏趙家庄上公子望着庄門只見趙翁之啞女秀英帶一婢女在外閒遊遠遠看見公子便叫婢女看那馬上來的可是王公子麼婢女不勝驚異忙入內對趙老夫婦言道時纔王公子在庄外來了小姐忽然能言趙

老聽得喜之不勝又聞說公子已到也不暇問及秀英急速出外將公子迎入中堂忽聞雞鳴犬吠員外駭然於心問道托相公西天所問之事如何公子聞言淚流滿面曰我到西天恩人與老龍之事概問清晰佛祖僅說與人方便卽是自已方便我的善惡報應並未指明空費我走者一番想起好不痛殺人也遂將老龍趙普之事敘了一遍趙翁聽得卽命人去挖桂樹下果有金銀二缸遂對邦賢說道相公不必悲啼佛言便人卽是便已此言真一點不差你說佛把人家的

與你聽你代老龍問事得一寶珠價重連城相公善行浩大真是福星降臨我家雞犬皆鳴又承指示果得金銀我女見了相公便能言語由此觀之豈非使人自便嗎但我所作善事也多今日才得一大善門婿真是天緣配合有心擇日與你夫婦完配相公意下何如邦賢想欲推委見他之女果然說話想是前生註定只得應允遂擇日與秀英結爲夫婦三月有餘猛想起夜明珠長韞於匱中何有出息遂與岳父商議要往京中去進寶趙翁然之邦賢遂拜別而往不日來到京城將寶珠呈上宋王天子大喜封爲進寶狀元卽令爲陝

西巡撫邦賢謝恩赴任卽修書一緘命差官暗地送到太行山交與蘭英小姐又修書一封命人送到趙家庄迎接岳父母與夫人同享榮華且言差官來至太行山下四處探訪纔知小姐爲放了王公子被父王又下山去寄拜集賢村張老夫婦爲義父母差官得了消息遂來到張家呈上魚緘張老見上面有蘭英小姐親折數字乃遞於蘭英啟視小姐看罷方知王公子中了狀元特來接他的心中不勝歡喜只見玉容愁悶不展蘭英會意遂來辭別張老要帶妹妹一路去張老亦知他姊妹心思當時應允急收拾夫馬送他姊妹上路

不題却說邦賢來到西安上任。即命提督姚仁傑統兵去太行山平賊。不日兵臨山下。仁傑夜半偷營。餘賊四散。生擒崑崙大王。解回西安。邦賢正欲審問。忽報集賢村夫人到了。急吩咐全堂執事迎接登堂。結納設宴三日。蘭英暗想：我到如此榮耀。而玉容妹尚無着落。不如乘夫飲宴。以婉言動之。看夫意下如何。一日蘭英與夫同席。向夫斟酒曰：

誣手提壺兒把酒斟。尊聲夫君聽分明。賢妻有甚厚道憶夫昔

日把營進。夫出營門妻放行。那是賢妻的厚道父回營中

嗔怒甚。責奴不該放善人。那把你苦了將奴趕逐留活命。

投迓張姓以棲身。張有二老恩隆盛。奴故寄拜當雙親。賢妻

好人多磨難者。張老無子少靠定。一女玉容是他名。他也有

孤不為其女溫柔亦貞靜。與他結為姊妹情。你與他結為姊妹

待得日則同食夜同寢。沾他恩惠亦匪輕。者都是你有緣

好咬日則同食夜同寢。沾他恩惠亦匪輕。但未知此女賢

淑也放了好人。他父選擇未納聘。妻已隨帶進夫門。你說

一路來者個小姐。他是送親來耍的。依妻愚見。你怎的說

管說依妻愚見與夫聘。同侍箕箒伴官人。嗚莫非是亂說

乖名分。三妻兩妾是常情。賢妻呀論道此事那不允來者

不允看夫把妹若何論。

賢妻你好聰明張老是你的義父即是我之義父他之女當
作妹子一般怎麼言及婚姻以後不必亂說我自有的調停的
蘭英聞夫所言不敢再說邦賢聞得妻言復命人至集賢村
迎接張老夫婦不一日差官稟道流沙河夫人少公子到了
邦賢命開中門迎接原是趙秀英與邦賢成婚三月身懷六
甲及公子去後臨盆得生一子眉清目秀邦賢見了不勝歡
喜不久日張老夫婦又到大排筵宴蘭英暗裏對義父母與
秀英言邦賢不肯收納玉容不如同去勸解遂來至筵前酒
至半甜蘭英等還未開口邦賢道我有一同年周翰林今年

十八歲猶未定親我願將玉容妹妹作媒許配於他不知張
翁以為可否張翁仰邦賢大義即便應允邦賢遂將此事成
全真可謂視美色如骷髏不愧善人之後一日中軍官稟道
賊頭丟入囚籠如何發落邦賢曰此賊首法律難寬正值議
刑處治其妻泣啼上前求情曰

詞尊聲老爺慢施刑細聽為妻訴分明完了你來訴些咿
可惱他害了許多
人雖然奴父罪孽盛念他無知逞豪橫他在稱冠稱王他
都無知嗎
夫人非聖賢多過犯只要他改可教焉呼實在難容那日
在營不是妻來釋
君放幾乎為他吃了他要吃善人肉君
夫已往之事莫嗔恨
做皇帝我今要吃惡人肉便人自便

不念舊惡施宏恩

親不攬理法不容情怎麼施恩法

不看經面看佛面

念魚情念水情他雖應誅屬岳分到底也是三黨親

依妻說來

今必定要蒙赦妻願把首頓惟冀老爺福壽增

好

賢妻你退後待我思索那賢想道納女誅父於理不合者又如何是好哦有了私命軍官查獄內有該死的囚犯一名換出岳丈豈不甚好遂依計而行將賊首釋放仍以岳丈待之却說邦賢不忘三黨卒將張趙朱三家父母事奉終身後辭官歸故自知功程圓滿一日假以入山採藥未歸大半登仙去遺下五子世代簪纓從此案看來漫道善惡無報應只爭

來早與來遲世之只圖自便不顧他人者盡其鑒諸

集宛亭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世事萬般皆前定。豈由痴人柱用心。這幾句話。是說世間的事。皆有定數。非可以倖成。亦不可以苟合。要在約之以禮耳。况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又豈可以妄求者。一自月老論婚。赤繩繫足。定之於天。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之於人。庶幾男女各遂其願。苟鑽穴隙以窺。踰牆相從。不惟心願難遂。而且禍患立至。小則降志辱身。大則喪命傾家。吾言及此。偶記起一段故事。爲大眾述來一聽。○昔南龍縣西門外。離城十里之遠。有一人姓郭。

名長春家極富，年逾四旬，膝下乏嗣，單生一女，乳名翠娥，生得一貌如花，夫婦愛如掌珍。凡穿戴衣物，任他使用，時年已及笄，尙未許人。彼側近一生，姓吳名正品，青年俊秀，在東門外讀書，往來要走郭家屋後。翠娥在後樓挑花，時常瞧見吳生，未免動情。然吳生雖年輕，却品行端正，目不邪視。那知樓上有此如花似玉之人，不料有一蔡子飛者，乃蔡倫之子，素好邪淫，不行正道，常與吳生同路。凡翠娥窺看吳生情形，一一在他眼中。時值新春，備辦禮物，到郭家拜年，暗窺動靜。時郭家有一牧童名喜兒，一日在坡割草，蔡生問道：喜兒哪

你小姐的歇房在那裡？你曉不曉得？喜兒道：我曉得。蔡生道：你曉得你講嘞？喜兒不知其詐，遂直言以告。一日吳生獨過樓下，翠娥停針看望，子飛在旁瞧見，是夜二更時分，暗地越牆進去，藏藏躲躲，來至繡樓門口，正直翠娥解衣就寢，還未上床，忽聽門外聲响，便問道：是那個蔡生？假說道：我是吳正品。因過樓下，屢蒙小姐顧盼，今夜至此，特來面會。翠娥道：奴見君品貌不凡，異日必作皇家貴客，故朝日相看不厭。君既不嫌奴蒲柳之姿，可請媒妁來家，與我父面議姻親，焉有不應允的？若是暗地相會，苟合爲婚，甚非讀書人所爲。奴是斷

然不從的。蔡生又佯言道：「承小姐金玉之言，學生也不敢相強。但生因小姐美意，廢寢忘食，若得相見一面，少慰素心。明日請媒說合，決不食言的。」小姐三思之，翠娥想道：「奴不開門，辜負他走了一番，開得門來，又恐非禮相干，左難右難，無計安頓。怎當得蔡生再三催逼，翠娥不得已，開門一看，大驚失色。忙問道：「你是何人，敢黑夜到此，還不快走，不然喊我爹爹，叫你狗命難逃。」子飛此時情不自禁，上前撲抱，翠娥大喊有賊。子飛抽出刀來說道：「你喊我就殺了你。」只說駭住翠娥，誰知失手殺死。子飛駭急，忙竊綉鞋一雙而去。次日天明，其母見翠娥半早未起，只說睡着，來至樓上，見門大開，進去一看，見女兒死在樓上，遍身是血，呢呀一聲，喊道：「老老不好了，女兒被人殺了，不禁撫尸痛哭起來。」

嘔一見姣兒把命喪，珠淚滾滾濕衣裳。一尺五寸將兒養，磨得人瘦面皮黃。爲娘日老兒越長，不覺漸漸長成行。我兒生成美貌相，不須眉畫巧梳妝。穿戴之物隨兒想，猶如明珠掌上光。挑花繡朵真快當，人稱我兒手段強。三從四德兒遵仰，竈君六戒記心旁。常習女工繡樓上，從未錯亂出門牆。你父常對爲娘講，選個佳婿在東床。郎才女貌真

堪賞也得門楣來生香。陡然大禍從天降。誰殺我兒在繡房。凶手不知向何往。難猜姓李與姓王。可憐地下血長淌。容顏如生好心傷。兒哪閻君殿前訴冤枉。謹記莫吃迷魂湯。我住仇人莫鬆放。報復含冤理所當。從今令娘空思想。勸父與兒做道場。多誦經典消罪障。玉女引兒上西方。二老哭畢不知女兒為何事。被人殺喪不便張揚。只得厚備衣棺埋葬。不題却說翠娥陰魂飄飄蕩蕩。去到森羅殿前哭訴含冤。閻君准他索命。翠娥叩謝而出。來在自己樓下。見平日所居之處。不禁觸景傷情。望了一陣對直走到蔡家。滿屋

搜尋不見仇人。等了數日亦無動靜。一日吳生至書房歸來。翠娥尾後而行。是晚吳生進房。見一女子愁眉不展。站立床前。因問道。你是誰家女兒。為何夤夜至此。快快說來。女子道。奴乃郭氏翠娥。吳生道。莫非是郭長春大爺之女麼。女子道。正是。吳生道。聞你被人所殺。諒是閨門不正。還有何顏見我。女子泣曰。冤哉冤哉。相公何出此言。奴有滿腹含冤。特來訴與君知。

相公容稟重句聽女魂哭訴原因。奴自幼謹守閨闈。烈女傳記之得清見。相公好個人品。常往奴屋後而行。在綉閣

奴暗思忖君異日必入朝廷心想要鴛鴦交頸看郎君不覺出神被蔡生窺破形影黑夜裡假冒進門想苟且奴家不允才提刀將奴喪身閻君殿哭訴哀懇准索命去找蔡生到仇家四處找盡未撞着對頭之人在生時爲君廢命死陰司怎不言明未遂奴心病做鬼不甘心重句

翠娥哭畢吳生方知始末當卽言道承蒙小姐過愛學生感激但此事學生實不知情怎被蔡子飛識破機關黑夜冒生進門強逼小姐不從就提刀將你殺喪真真傷慘吳生說到此處不覺咽喉哽哽亦大哭起來

聞言傷心

重句

不由生珠淚淋淋我怕是小姐不慎清始

末才爲學生我那裡得知音信並不諳小姐垂青蒙小姐錯愛已甚愧學生無志無能讀書人要講德行犯邪淫科甲難登凡四勿與同三省生時刻佩服書紳恨蔡生行爲不正冒生名黑夜三更想苟且小姐不允起歹意提刀殺人將小姐一刀廢命三魂渺竟入幽冥閻君爺准姐報恨遇仇人切莫放輕陰陽來隔定學生難爲情重句

吳生哭畢二人談叙衷曲忽聽雞鳴翠娥大驚要走又像念念難捨做出欲去不去樣兒吳生催逼道郭小姐既負含冤

還不快去找尋仇人在此留戀則甚翠娥道先生哪你家門神爺相貌凶惡先前跟你進來到也不甚害怕如今天已將曉叫我獨自出去實在害怕得很敢煩先生送我出去吳生沒奈何只得將他送出門外翠娥放聲哭道

諷辭相公拏禮拜敬淚滾滾痛在奴心望先生攻書發憤切莫要虛度光陰見冥王奴去哀懇保相公早步青雲倘若皇天憐憫二一世答報深恩

吳生聞翠娥之言句句有情言言動心亦傷心哭道

諷郭小姐不必淚滾令學生肺腑皆疼今夜裡四更將盡

獨一人去找蔡生可憐你年輕骨嫩冤屈死令人不平遇仇人切莫鬆勁方遂我一片真心

吳生哭畢叮嚀路上小心翠娥含淚黏黏跌下階而去隱然不見吳生關門就寢次早天明起來辭別父母仍到學下攻書剛及出門見翠娥呆呆立在屋側路上因問道小姐怎麼還在這裡翠娥道奴不熟路徑特候相公指示吳生道隨定我來翠娥即同一路行至中途恰值子飛出來翠娥上前扭住將他喉管一捏登時廢命子飛之父蔡倫見子忽死四望無人只有吳生在此經過必是他將我兒勒死的即刻投

鳴甲團到縣指名稟官官下厥勘驗果是勒喉斃死隨出簽將吳生拘至帶回縣中官即坐堂問道爾為何將蔡生勒死好好從直招來

誣大老翁容生細稟聽學生泣訴分明好好從自幼兒寒

窻發憤日每間學習詩文本縣沒問你讀書問蔡生事實

不知信望太翁額外詳情本縣好好問你還不這命案要

生招認好似那白肉生疔胆大吳正品你不過路蔡生不

呢呀大老翁呀他與生並無仇衅生豈敢把他命傾况殺

人定要償命難道生甘受典刑官見吳生品行端正不似

是理有心將他審脫怎當蔡倫口口咬定吳生說是蔡生
看見將他兒子勒死的只得發怒說道胆大奴才滿口飾
辭若再不招取夾棍來將你夾起看招大老翁莫動夾棍
也不招吳生駭得戰戰兢兢大哭說道

容學生訴說原因快快前夜晚二更將寢生房中忽來一

人夜深又來了一女子好個人品見學生兩淚淋漓哦

个女子他到你房中他說是為生廢命生聞言大吃一驚

來又做些甚麼呢生問他是何名姓答翠娥郭翁干

那是鬼魂尋你必有緣故你問他姓名沒有呢

金他必與你有仇答莫仇既每日裡繡樓坐定見學生屋

後常行他在看你看你讀書人怕履邪徑埋頭走並未留心

你既無心他又怎麼說是為你廢命生那知其中斃病被子飛窺破情形他

看破機關他又便怎樣呢蔡子飛冒生名姓黑夜裡繡樓逼婚他打冒
 允從沒郭小姐抵死不允被子飛一刀喪命逼婚不允
 有呢就是這們罷閻君殿翠娥哀懇准他來索命蔡生殺人命欠
 休不成嗎還錢是該當的這蔡生來生家說明苦情纔知是為生起
 定是冤魂勒死的了根不錯真是為談往事殘月將盡忽聽得四野雞鳴是學
 生催逼已甚郭翠娥才出門庭出門外不見形影蔡子飛
 果赴幽冥這是生實言無隱望太爺原情施恩

吳生訴畢苦苦哀懇官有心將他釋放奈蔡倫口口說是荒
 渺無憑之語總求官辦吳生以抵他子之命官用嚴刑拷打
 吳生抵死不招正在屈直難辨却遇官的外甥女乃是趙太
 爺之女名喚銀姑到父任所路經此處順便與舅父問安來
 至大堂下轎進內忽然顛狂起來跪在吳生之旁口口叫冤
 哀哀哭訴道

跪公堂不由奴悲聲大放太老爺聽冤魂細說衷腸你有
 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從直訴來家住在南龍縣十里之上奴本是郭門中
 翠娥女娘哦你叫郭翠娥係屬在繡樓習針黹並未放蕩
 知三從曉四德時刻不忘好的往三曉四就是今歲裡春風起
 百花開放悶來時觀看那蝶板鶯鶯玩景散心亦屬見路

途一少年斯文氣象但不知他姓李或是姓王有了環和

僕婦對奴細講他姓吳名正品讀書兒郎你問到此生姓名又是何意呢

奴有心許此生終身仰望到異日鸞鳳交何等光揚哦你想與

吳生配合眼力到也不錯為何又叫起冤來呢萬不料被蔡生窺破情狀黑夜裡

頂吳生混進門牆逼成雙奴不允將奴殺喪三魂杳七魄

茫去到望鄉你既被人殺喪你父呢呀大老爺父怕奴有

私情羞辱三黨將女魂冤情事隱忍不張你父不報也是

你難道如此罷休不成嗎奴只得冥王殿哭訴冤枉閻君爺准索命鋤

除強梁報仇雪恨這是正理昨日裡遇仇人捏他喉嚨蔡

子飛雲時間一命身亡哦這蔡生才是你來報仇小女魂

報了仇心稍快暢大老爺屈吳生所為那庄非是本縣屈

蔡倫供是親眼看見吳生勒死大老爺德政清明鏡一樣豈

容他奸惡輩誣陷賢良據你所言吳生真是冤枉但望太

爺將吳生全且釋放把女魂這口供據實申詳人命重件

渺之言上司豈肯輕易准信如不信傳奴父問民情況看女魂是刀傷

不是刀傷

翠娥訴畢哀哀哭泣官即當堂出差將郭翁喚來問道郭長

春爾有女否郭翁道小人有女官道可還在麼郭翁道死了

解目驚心 卷一
官道你女是怎麼死的，郭翁道是病死了的。官道哼，胆大郭長春敢欺哄本縣，還不從直說來嗎？郭翁道不敢瞞哄太爺，其實是殺死的。此事小人未經稟報，太爺如何查問，求其指示。官曰：長春不知，因蔡子飛身死，伊父報稱吳生勒死本縣。嚴審數次，爾女因負含冤，陰司准他報復，故前來將蔡生勒死。今見吳生被屈，前來附魂辨冤。本縣難以准信，特喚汝來問明。本縣要開棺檢驗，刀傷郭翁泣道：小人不能代女鳴冤，負愧實多。今又開棺檢驗，使彼拋尸露體，更屬無情，乞求免驗。小人敢得不忘，只見蔡倫又稟道：伊女驗與不驗，小人無

午大老爺勿爲邪說所惑。這吳生是小的殺子仇人，總求太爺詳辨。小人方才甘服，此時官想撥解吳生，蔡倫口口咬住，欲要辦成抵賞。又見吳生儒雅，不是行凶之人，正在兩難。忽翠娥又借銀姑口說道：太爺不必煩難，現有一真實憑據。官問有何爲憑？翠娥道：蔡子飛殺奴那晚，竊了女魂，足上綉鞋一雙，拏回家中，交與伊妻周氏殺奴之事，已曾說過。太爺若將周氏拏來一問，則小女吳生之冤自明矣。官果將周氏叫來審問，初猶不招，剛及動刑，周氏料難瞞隱，遂將丈夫殺人盜鞋之事一一說明。官聞言大怒，責蔡倫曰：汝無家教，縱子

爲非胆敢逼奸殺人若非此女冤魂不肯險些被你誣陷好人還有唵說的吩咐人役又下去重責八十趕下堂去具結完案即將吳生釋放按下不表却說翠娥報了冤仇復命閻君閻君念他死得傷慘發放福地投生路過集冤亭誰知蔡生入冥受盡極刑那日發在集冤亭勘問鞫司才是蔡生祖父公孫相會問明來由徇情釋放令當執事這日撞着翠娥仍復逼婚翠娥那裡肯依遂打入幽冥受苦時翠娥有一媼母何氏死了亦在集冤亭聞聽翠娥哭泣之聲近前問其原由才知被蔡生所拘當時心中不平說道奸賊呀奸賊我不報仇誓不爲人寬慰翠娥道姪女耐煩等候自有爲媼打救說罷出來想道這又拏何良策哦有了不日聖帝要到集冤亭考查官吏罪犯不如回家請夫做呈詞一張前去告他就是這個主意遂望家中而來這晚郭三全正爲姪女被人殺喪欲控二家爲姪女雪冤起稿作呈忽棹上之燈乍明乍滅三全道噫今夜莫非有鬼話猶未畢看見一女人立於前三全道你是何方鬼祟敢來惹我郭三全道嗎何氏鬼魂答道要知離別苦聽我說明目

三爺聽話

重句

細聽女魂說根芽

峻當真有鬼咧有

何話說從直講來夫君

不必心驚怕我是你妻轉回家我怕是何人原來何氏為

妻生前罪造大死後難以受刑法罪過呢自古陰陽憑

造化不該溺死女娃娃我曾勸你不信身坐血河如刀割

捱了銅鎚又捱叉那怎麼脫手冥王說妻孝還罷受罪三

月纔脫甲賢妻罪滿可喜可賀夫君平生刀筆假專講銀

錢把人抹不講銀錢呈詞說些冤枉話害人家敗水推沙

呈子不說冤枉陽世由你行奸詐死入陰司苦無涯這樣

話又怎麼得准不如刊板說善話勸人及早孝爹媽無

為太過惡多端但不知怎樣改法賢妻說了就是功程圓

事宣講把戒化挽回天意劫不加為夫件件依從

滿真瀟洒金童迎往天宮只要把過免了因有一事妻

欠聖夫君為何不詳察又有何事翠娥姪女身長大未曾擇

配把香插自古男大當婚女大須那日無事窓前耍蔡生

一見脚手賒黑夜進門行強霸姪女不從用刀殺胆大狂

得姪女三魂歸泉下哭訴冥王實堪嗟閻君怎閻君聞言

高聲罵纔准翠娥把仇拏冤冤相報這那日蔡生到田塢

姪女將他喉龍掐狗子死了霎時廢命魂去也七魄茫茫

地府奎閻王吩咐吊起打身抱銅女化成渣自古萬惡淫

銅女是他孽風吹來架子垮萬劫受罪難超拔這是該蔡

生祖父勢耀大集冤亭前當管轄留着蔡生把號掛傍虎

作威四處查他又做些甚麼咧你的姪女冤仇罷領文投生過這

場又遇蔡生把禍惹估住姪女要結髮狗子還不改心翠

娥不從就收卡囚入冥室受凌叱胆大蔡生如此欺人實

主做張呈詞煩夫駕聖帝台前去告他告了陰狀必娶三

見得帝君賢人說夫君胆量大依妻看來也不眨那是陽

妻須當三思陰司一去有死無有錢官事你就打無水之船你不划為

生豈不自送性命不是要錢是夫君大胆應承下為妻包你不放花那曉得

在要命都嗎若有半句是虛假二世變牛把犁拉何如

何之說畢總要丈夫做主三全道賢妻呀陰司不比陽間這

呈詞又怎樣做法咧實在把人難壞了何氏道自古陰陽一

理有何難處不須藉故推延明晚帝君就要到集冤亭來你

我早遞呈詞以免翠娥受屈三全道事到依你倘我一去不

還那又如何是好何氏道儘管放心千萬把呈詞做起明晚

夢中我來引你去就是今晚暫別夫君各自安宿說罷忽然

不見三全想道這就奇了到看明晚何如次日三全果將呈

子做起到晚焚化上床昏昏睡去果見何氏走來說道夫君

聖帝駕要到了快隨為妻前去伸冤三全踉踉跌跌與何氏

行不多時見一城門樓上大書陰陽界三字走進城中見兩旁排列執事少時音樂齊鳴衆官上前迎接何氏道聖帝到了三全俯伏叫冤將詞狀呈上帝命人接倒呈詞閱畢大怒卽刻登殿命鬼卒將蔡子飛公孫並郭翠娥帶上殿來明明判道

閱呈詞某心大怒馬子飛胆大狗奴在陽世不守法度做些事也者之乎想強姦勒逼處女不依從提刀就誅郭翠娥陰曹哭訴冥王爺准他報復狗奴材魂歸地府就該要心性改圖爾祖父違條放汝集冤亭仍似狼毒翠娥女投生過路又被你強逼凌辱爾公孫真真可惡命鬼卒押入地獄千萬劫不在人數受罪滿罰變爲畜翠娥女案前跪住且聽某細說明日因前劫少了修補故今生身爲女屬幸喜爾能孝父母又兼之四德嫻熟但不該樓前散步見吳生心性迷糊蔡子飛逼姦殺汝是自己引鬼到屋到而今冤仇報楚又何爲傷心痛哭講得翠娥不答爾不言某也知故壽未滿該享福祿奈爾的尸首已腐焉能够再把命續某思量一個好處借女尸還魂何如翠娥叩頭道但憑帝君恩意既還陽須把善務刺史家衣豐足食爾附魂湘裙閨女與吳生拜

竟花燭等待他青雲得路做大官名震皇都得意濃須當
退步行十全某有條目果能够遵某判諭功行滿步上天
衢。

帝君判畢命童子將翠娥陰魂引至王刺史家借尸還陽却
說王刺史有一女名湘裙年已及笄忽然死去三日家人將
欲閉斂只聽得哎呀一聲回陽轉來刺史夫婦喜不自勝急
忙搵扶起來問道我兒如何又得還陽咧其女凝視良久乃
曰吾非汝女奴乃郭翠娥也係南龍縣西門外人氏因奴慘
死聖帝憐奴陽壽未終兼與吳生有姻緣之分命奴借尸還

魂望大人善爲曲成小女子感德不淺說罷慘然淚下刺史
再三盤問翠娥一口不改夫婦無可如何纔命人至南龍訪
問郭吳二家之事使者回報是實遂將吳生召至衙內問名
備細情由與女拜完花燭合卺以後夫婦如膠似漆吳生遂
認郭王二家爲岳父母一來一往義氣相投吳生發憤攻讀
後由采芹中舉會進殿翰官至內閣中書翠娥想起帝君得
意濃時須退步之語勸夫辭官歸家力行善事翠娥得生四
子八孫家無白丁後夫婦不知所終郭三全自見帝君之後
回陽轉來改惡從善時行方便廣積陰功凡救難濟急恤孤

角目營心 卷二 一五
憐貧無不勉力爲之後壽亨九十多歲無疾談笑而逝只有
蔡倫歸家人口不順未上兩年家業凋零夫婦双亡媳婦出
嫁只爲子飛貪淫好色遂至家敗人亡絕了後嗣可知天眼
恢恢疎而不漏從這案看來讀書士子當以吳正品爲法以
蔡子飛爲戒爲訟師者須學郭三全改惡從善爲女子者須
當謹守閨閣不可胡思亂想凡眼淫意淫心淫均不能犯庶
免殺身之禍請以郭翠娥爲鑒焉可也

羅澤源
肖興祿
鍾禮斌
捐刻

雙還魂

人生姻緣信有緣豈容奸人擅改遷義夫烈女無瑕玷死而
復生又團圓這首詩單道夫婦姻緣定之於天非人所能轉
移者也每見世人不明以爲兒女情長或因貧富異形頓起
悔親之念究竟子女不從奸謀詭計忍心置之死地豈知天
命有在死不終死縱然男西女東必有神靈保護使之同歸
一處共遂偕老之願此正所謂姻緣相對棒打不退斯言信
不誣也愚下不善說詞妄登講台不過照書念一果報與在
座聽聽○昔湖廣桂陽文筆峯下有一秦平章官居吏部尙

角目慧心 卷二
書之職告老致仕喜放生命沒後有一曾孫名叫嘉樹原配胡氏乃胡承恩次女夫婦年已四旬膝下乏嗣心中時常憂慮時值二月花朝一夕胡氏得一夢兆甚是奇異醒來之時對丈夫言道爲妻時纔夢一紙鳶飛入懷中不知主何吉兆嘉樹道賢妻不知古人有玉燕投懷夢蘭叶吉皆有子之兆賢妻所夢紙鳶入懷與古相合不久定有佳兒降生未幾胡氏果然身懷有孕及至十月臨盆纔是一女嘉樹嘆息道沒得兒女也好先開花後結子也是未可料的於是轉悲作喜夫婦愛惜此女當如寶珍因夢紙鳶所得遂取名飛瓊長至

七八歲時極其聰敏絕倫眉清目秀許多官宦子弟縉紳人家都要與他聯姻嘉樹每每推說女兒尙還年幼見得那些人戶都不如意故此因循未嫁不料胡氏偶得一疾醫藥罔效竟歸大夢嘉樹父女哭得暈絕幾次無可如何只得備棺安葬過後嘉樹見家事無人料理女兒無人包纏只得復娶趙氏爲繼室過門一載產生一子取名愛兒嘉樹此時夫婦兒女歡聚一堂心中好不快活時有同邑桂華其曾祖桂天香官拜台閣與嘉樹曾祖平章同僚爲官這桂華膝下一子名曰秋榮生得一表人才十分聰慧亦擇配未就及聞嘉樹

女兒飛瓊不但美麗而且聰敏賢淑故央媒說合與子秋榮爲配嘉樹欣然應允以爲門當戶對不料飛瓊及笄之年秋榮因父母亡故家業凋零如水洗一般孤身獨伴無可聊生嘉樹見婿如此念係半子之情命人接進府來與己子愛兒同窗攻書誰知趙氏嫌貧愛富把秋榮視如糞土每日飲食甚是淡泊正所謂久居令人賤貧來親也疎因此見了秋榮不啻仇敵背地又把飛瓊罵了許多飛瓊欲對爹爹說明猶恐父親着惱責罵晚母豈不越加成仇滿腹愁腸只得隱忍在心因想自己母親若在何得受此下賤暗地悲泣不已一

日趙氏見女兒面帶憂容想是嫌賤丈夫貧窮之意乃對飛瓊說道兒哪你乃千金之體桂生那樣貧窮若是與他匹配豈不玷辱我兒爲娘想了一個主意不如拏些銀兩與那窮鬼將紅庚取回與兒另選豪門一來一往方纔體面日後也有終身結果就是桂生得了銀兩可以另娶妻室又可度活終朝豈不兩全其美我兒意下如何飛瓊聽得此言不便啟齒只是流涕趙氏觀其動靜已知飛瓊心意捨不得秋榮那個窮鬼也不說明從此總想把秋榮害死不與女兒得知一夕趙氏辦就酒肴暗放毒藥叫丫環送至書房與秋榮消夜

秋榮見得酒肴香氣撲鼻提壺斟起將要飲下忽然昏迷見
父親前來阻住說道兒哪此酒吃不得如若吃了性命有虧
我桂門香烟從此絕了秋榮大驚醒來心想這就奇了莫非
此酒有毒不然父親何得阻住不可不信遂停杯罷飲將酒
瓶放在棹案之下各自睡了卻說愛兒素好吃酒次日入得
館來忽聞酒香入鼻四下一觀見棹下有酒壺一把內裝美
酒止不住喉中發癢提起一陣哈完頃刻之間叫喚連天雙
手抱着肚皮跑回家中說道媽呀兒不得活了兒在書館見
桂姐夫棹下有美酒一瓶兒吃在腹內疼痛難當說着說着

一交跌在地下七孔流血而死趙氏大驚心內明白想道這
纔是起心用心反害自身傷心痛哭一場復又想道一不做
二不休不如將計就計說是秋榮毒害我兒就在丈夫面前
捏些言語說道老老你看秋榮這個奴才不識抬舉我們到
好情好意接他讀書吃我們的穿我們的不以爲德反以爲
仇將我愛兒毒死想佔我們家業豈肯與他甘休一頭說一
頭哭嘉樹那知其中過場信以爲真又加痛子心切遂將秋
榮捆起送縣稟官大爺驗屍已畢將秋榮帶回衙內坐堂問
道桂秋榮你岳父接你讀書爲甚將他愛兒毒死好好從實

招來免受非刑秋榮戰戰兢兢跪在法堂哀哀哭訴道

歌

大老爺在上容我講細聽童生說端詳好好往不幸雙

親把命喪單身無靠過時光多感岳父恩義廣接他家

讀文章美衣鮮食來供養生受恩德何日忘你岳父既於

你你又為甚將他兒子謀死呢郎為半子皆一樣豈肯毒死他兒郎你未曾

毒他難道愛兒自會記前晚二更放了環送酒到書房童

生頭暈不快暢未曾沾唇放一旁朦朧一覺天明亮日高

三丈未起床愛兒讀書來館上偶然聞着酒氣香愛兒聞着酒氣

又便提起酒壺真快當一氣哈於腹內藏霎時形容變了

像叫喚連天歸家廟到底愛兒所飲之酒真是送的無虛

謊愛兒飲之一命亡既是了環送的酒是岳父家中釀誰

知其中有過場是哦本縣到也明白這是童生真實狀還望太爺作

主張若是將生來釋放結草啣環報恩光

桂秋榮訴畢哭泣不已官見這般情景豈有謀害之理而且

白面書生並非兇惡之人莫非秦家嫌貧愛富要害此生故

造此毒酒命了環送去誰知被愛兒誤飲中毒而死也是有

之怎奈不好追問只得將秋榮收監暗地命人查訪到地是

誰人謀害以便定奪無如嘉樹夫婦痛子心切見官不甚嚴

究只將秋榮收監暗地買活禁子禁子貪圖銀錢將秋榮用灰包踏死監中稟明太爺說秋榮在監氣逼身亡太爺連聲嘆息可憐一個年輕書生死於污泥之中命人用衣棺裝殮埋葬官山之上那知秋榮三魂飄渺去到森羅殿前哭訴含冤森羅細查秋榮乃文曲星官下凡目下該有災難忙命雜腳神將還魂寶珠放在秋榮口內保定尸骸不朽待等難星滿時自然有人救他還陽這且不表卻說嘉樹夫婦見得秋榮已死卽將女兒飛瓊另許王姓爲婚飛瓊聽得此言朝夕流淚不止心中想道女子之道原要從一而終於今桂郎旣

死爹媽將奴另許王門要奴相從萬萬不能莫若尋一自盡以從桂郎於地下正值王家看就吉日花轎執事鼓樂喧天前來迎娶飛瓊拜別爹媽哭泣上轎而去過得王門夫婦交拜入了洞房是夜族親女眷盡在堂前消夜飛瓊見房中無人將門閉上竟自縊而亡及至酒酣席散已有兩個更次女眷來至新房門外見門緊閉上前呼喚無人答應只得破門而入見新人自縊衆皆驚惶不知何故王翁聞之亦大駭不已卽命人去與秦家放信嘉樹大怒說道討賤丫頭自尋短路這也怪不得王家隨命丫環前去看明叫他埋了就是王

家得了此信方纔放心，卽刻備辦衣棺安葬，不題。時有慣賊艾狗狗聞聽飛瓊過門身死，想兩家俱屬發財殞殮之物，衣服首飾諒必還多，前去盜來，也可用得半年，遂等至更深人靜，邀約兩個夥計，走至墳前，將土掘開，去做鬼剝皮。於是撬開棺木，把死尸搵起來，背心上兩捶，以爲退煞，免得駭人。那知飛瓊命不該絕，剛被艾狗一捶，喉中痰响，哎呀一聲，活將轉來。那兩個伙計以爲出了活鬼，駭得飛跑而去。艾狗狗胆子還大，戰戰兢兢問道：你你是秦家小姐，爲爲爲甚麼又活轉來了？飛瓊道：你是王家相公麼？艾狗狗道：我我不是我。

是艾狗狗飛瓊道：你來則甚？艾狗狗道：我來盜墓的，見得小姐身死埋在此處，諒必衣服首飾儘多，我想來盜些回去，以好度活終朝，不期小姐死而復活，切莫驚駭於我。我情願送你回去。飛瓊道：你是盜墓之人，我是死得好好的，被你弄活，我今不願還家，還是想死咧。艾狗狗道：小姐非也，人活那有再死之理。螻蟻尙且貪生，何況人乎？既然小姐不願回家，我家幸有老母，甚是賢德，不如去在我家安身，漫漫與你調停。小姐意下如何？飛瓊道：好到卻好，但不知你家隔此好遠。艾狗狗道：我家隔此只有三四里之遙，一便說一便，就將墳土

壘起仍然如故遂引起飛瓊小姐回家拜見母親說明備細
艾母大喜飛瓊就拜在膝下艾母將飛瓊亦視如親生一般
從此小姐在此住扎不敢露影猶恐被人知覺將身上所穿
衣服首飾挈半與艾狗狗變賣買賣營生相處半年有餘到
也清平無事誰知不遠有一徐孝廉家中被盜挈獲賊人株
連艾狗狗在案官命差役來家搜尋贓物差役見得飛瓊一
品人才說道艾狗狗你還了得把人家的女子都被你拐來
了伙計快去啣乘轎子與我們抬進城去又將艾狗鎖挈
到縣當堂審訊官將艾狗狗重責收卡卻說官案目班見飛

瓊美貌如花要他與兒子成配飛瓊不從幾次去尋短路領
班見其性烈不敢強逼恐遭橫禍只得悄悄將他賣在院房
得銀四十兩好不歡喜遂哄着飛瓊只說送他轉回艾家飛
瓊欣然上轎一直抬進院房院媽見飛瓊這樣體面何愁不
財源湧進歡天喜地接進屋去過了兩日就叫飛瓊接客飛
瓊方知中計此時羊落虎口料難脫身只得拚死不從院媽
將他苦打周身皮破血流又命眾妓去勸飛瓊總是不依院
媽又將他高吊梁上皮鞭拷打飛瓊受刑不過求死不得眼
淚汪汪邊哭邊罵

歌這一陣打得我血把衣浸罵一聲老賤婆狗黨狐羣你

還罵起老娘來了嗎想是鉄匠打死做了不閉眼還在欠捶與我結實打做的事全不怕損了德

行爲甚麼強逼奴賣笑偷情曉不得賣笑偷情你姑娘不

是那不流之品縱然是打死我也不認承不認承又呢呀

奴不允又將我飽打一頓從得來又怎奈壞了聲名自古

道女子家名節要緊倘失節有何顏去見雙親奴願效貞

烈女冰清玉潤任你打任你罵磨而不磷你說你是貞烈

你煉熟咧豈像你老龜婆楊花水性每日裡賣妖燒羞死

先靈你這死了頭胆敢痛罵老娘你是我買呢呀呀這一

陣打得我疼痛難忍這一陣痛得我如箭攢心這一陣喊

皇天天也不應這一陣要入地地又無門回頭來奴只把

自己怨恨紅顏女多薄命怪得誰人汪氏母在家中不知

音信可憐兒在院房受盡苦刑叫左鄰與右舍前來救命

有何人能替奴去把冤伸

飛瓊哭罷身帶重傷死而復蘇者幾次院媽又悔當真死了

命人放下吊來每日給以泔粥苟延性命卻說艾母在家一

日想起兒子女兒辦錢一串收拾進城來在監門看望兒子

轉來從院房門口徑過聞聽有人哭泣好似飛瓊聲音心想

進院訪問又見門戶不一人生面不熟難以得見次日又在院房門外歇憩聽得裡面鞭打不休哭聲盈耳悄悄進去一瞧果是飛瓊女兒意欲高聲叫喊又怕他將女兒另藏別處遂暗暗記着地頭退出院來徑直入衙擊鼓伸冤太爺坐堂問是何事艾母細說其故太爺大怒說道這還了得隨帶差役親身進院見飛瓊還在梁上吊起只是叫救命太爺命人解下吊來當時吩咐人役將龜婆一樣吊在梁上重責一千皮鞭打得皮破血淋然後逐出境外將院房門封鎖命艾母摻扶小姐一同回衙官又問飛瓊如何進院飛瓊告以領班

逼婚賣己之故官怒將差人重責一千革去衙門領班裝入囚籠數日而死官見飛瓊無有依傍留在衙內賞賜艾母回家然後引飛瓊入內拜見太太夫人見這女子與亡女金秀面容一樣又且端莊聰慧心中歡喜收爲義女請醫調治傷痕數日全愈艾母從此時常入衙看望飛瓊往來既熟纔託小姐講情求其釋放艾狗狗使老身有所靠處小姐應允次日飛瓊哀求太太太太轉求老爺纔將艾狗狗釋放回家賞銀三十兩教他改邪歸正艾狗狗果然收手從此貿易營生又得飛瓊時常顧盼助以資本母子儘可聊生時值中元勝

會艾狗狗心想從前慣做鬼剝皮恐怕鬼來跟着折去資本遂買了些香臘紙帛在官山上焚化求其保佑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化紙已畢艾狗狗因行路辛苦見其月明如晝就坐在墳台歇憩一時忽然聽得墳內在喊救命艾狗狗大驚道吓當真有鬼咧又聽在喊救命遂大胆問道你是人是鬼墳內答道我是人囉艾狗狗道你既是人咧墳上草都長了這們深了那有個還是活的不消哄我墳內又答道當真我活了若你老兄幫我把墳挖開我得重見天日定有大恩相報艾狗狗道擅挖人墳律例該斬我焉能吃罪得起那我就幫不倒你的忙我要回去了墳內發急道老兄且莫忙聽我與你說明古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雖然開棺有罪那是死人的我今還了陽怎麼開不得老兄儘管放心不得害你的艾狗狗道既是這樣等我回去挖把鋤頭來與你掘開於是跑回家中挖起鋤頭轉至墳前問道你就是這棺墳嗎答道正是此棺艾狗狗用力一挖幸喜土掩得薄不上一時棺木現出艾狗狗歇倒鋤頭挨着枋子歇憩棺內又言道既承你把土挖下何不速將棺木揭開艾狗狗道這事是我慣熟的遂找起袖子撩起衣裳盡力把木頭撬開棺內人爬將起

解目驚心 卷一
來一手把艾狗狗拉着艾狗狗駭得魂不附體口中只喊打鬼揜脫就跑回得家來闌入床上睡倒人事不省次早母親喊他喫飯方纔蘇醒想起夜來之事真是奇怪不敢告人只得隱忍而已各位那墳內的人是誰原來就是桂秋榮被禁子灰包踏死因他命不該絕閻君用珠保定屍首如今災難已滿放他還陽恰遇艾狗狗官山化紙求他開棺又得重見天日秋榮心中想道此地難以容身不如逃往他鄉漫漫尋覓生路於是日則求食夜宿古廟一日行至觀音閣外與老僧借宿老僧見他相貌不凡言語溫文定非下流問明姓氏

里居就留在廟內挈些衣服與他穿戴每日勝寫經書老僧見秋榮書法預佳知其必有才學兼之廟內寬闊次年與秋榮團一館事就在廟內教學不覺三年有餘誰知老僧沒後衆徒不守清規嫖娼鬧賭無所不爲秋榮時常規戒諸知衆僧不服心懷妒忌商量要將秋榮刺殿卻說秋榮是夜關門就寢忽然一陣狂風將秋榮刮在空中吹向別處去了及至三更人靜衆僧開門入至秋榮已無踪跡四處尋覓一受也就罷了衆僧見秋榮不在從此愈無忌憚四鄉淫亂不堪穢污佛神被章馱菩薩降起到各場自表罪過一月有餘盡作

解目驚心 卷二
牛鳴而死再說秋榮那晚被風吹在嶺南恰如做夢一般醒來睜眼一看不知是何地方走了半日舉目無親幸喜教學所得脩金銀兩帶在身旁到也够用未曾落於乞討之中從此間近方境以算命營生一日行至東村見一所大宅第門外縣樹匾額特放衡陽縣正堂杜卻說杜大老爺卸任歸家此時已經作古只有夫人小姐在此住居秋榮想這人家怕還算得倒幾個好錢遂整頭衣冠升堂味道老太太算命否誰知事有湊功恰遇飛瓊小姐在簾內繡花聽得有人叫算命隔廉一看見此人面目似乎相識一時記不上心想了一

會好似桂郎一般又想桂郎已死二年有餘難道還在人世左猜右疑放心不下遂對太太說明求其嗾問情由夫人於是出堂問道你這算命先生青春年少家住那裡姓甚名誰何不說來老身一聽秋榮見問止不住眼淚汪汪說道夫人要問請聽

歌
尊夫人容告稟細聽小子說原因家住湖廣桂陽郡我名就叫桂秋榮祖父在朝官一品單傳小子獨一人自幼也曾把親聘秦家小姐名飛瓊不幸爹媽早喪命因將家業一旦傾岳父見我心不忍接我他家讀書文可怪岳母

解目驚心
心太很。暗送毒藥酒一瓶。此時正待把酒飲。恍見我又到來臨。說道此酒有毒。侵飲之定要絕後根。因此將酒來放定。次日內弟把酒吞。愛兒霎時把命盡。岳母一見怒生嗔。誣我謀害送官訊。三番幾次受非刑。太爺將我丟監禁。禁子謀我命歸陰。閻君殿前苦哀懇。賜我寶珠可還魂。有人貿易怕折本。來在官山把紙焚。我在墳中好言論。託他救我開墳塋。出得墓來心思忖。原郡家鄉難安身。因此求食往外邊。觀音閣內遇老僧。留我在廟把蒙訓。不覺已有三年零。老僧爲人多本分。衆徒不該亂胡行。我用好言去規

正頑梗。不化枉勞神。誰知禿驢暗懷恨。要我刀下喪殘生。幸得神人來指引。狂風吹我到此存。左思右想無路境。纔學命理看子評。今日府庭來算命。不料驚動老夫人。滿懷衷曲不敢隱。太太呀。看我傷情不傷情。

秋榮訢畢。兩淚汪汪。哭啼不已。夫人聞得此言。亦代爲感傷。說道：先生休得過悲。老身與你解釋。就將飛瓊入衙。並老爺辭官歸故之由。對秋榮細細說明。纔叫女兒出簾相見。飛瓊走出堂前。一見夫君。放聲大哭。

歌
見夫君淚難忍。刀割心肝肺腑疼。只說夫君已廢命。誰

知還在陽世存。我父爲人心公正。趙母嫌夫家道貧。要奴悔親。奴不肯。暗送藥酒毒夫身。誰知愛兒把酒飲。七孔流血喪幽冥。趙母一見心不忿。呵撥我父怒生嗔。說你利己把人損。捆送公堂受非刑。監中忽然把命殞。奴聞凶信箭穿心。我父託媒另擇聘。將奴改嫁在王門。女子從一是正論。奴故自縊全節貞。將奴埋葬荒山嶺。艾狗盜墓掘墳塋。蒙他救活轉回郡。艾母另眼來相親。隱跡他家無人問。清靜數月未受驚。誰知艾哥有仇衅。被賊咬絆到公庭。可恨領班大不稱。將妻一並押進城。強逼與他兒共枕。是妻抵

死不認承。領班心中暗懷恨。將奴賣在陷人坑。院中龜婆心太狠。要奴接客去調情。奴顧名節不應允。朝日打得血淋淋。多感艾母得了信。替奴官前把冤伸。太爺進院親審訊。大罵龜婆壞人倫。差下皮鞭打一頓。橫身皮破血染襟。帶奴回衙多喜幸。收爲義女作螟蛉。義父卸任歸仙境。丟下母女一雙人。爲妻心內常憂悶。那晚不哭二三更。自恨紅顏無福分。要想會夫萬不能。幸得神天相憐憫。夫妻死去又還魂。看來姻緣前修定。默默之中有定評。勸夫君免淚痕。今日相逢謝神恩。

解目舊心 卷一 十五
飛瓊哭罷二人悲喜交集，夫人卽備酒宴款待秋榮，就留在家中苦讀詩書。次年入泮，聯科及第，得中狀元，歸家祭祖，纔與飛瓊洞房花燭，夫妻和好，自不必說。秋榮放缺山西大同知府，飛瓊思念雙親，命人迎接二老，誰知趙氏息子身亡，得個鼓脹之病，爆肚而亡。只有嘉樹在堂，孤孤單單，受盡寂寞之苦。幸得文壻榮貴，接至任所，養老送終，又接艾狗狗母子到任，同享榮華。秋榮爲官頗著善政，連年陞到總督之職。飛瓊所生五子，以一子結艾家香烟，以一子承杜太翁之後，其後俱爲大官。從這案看來，可知天命有在，非人可強。如秋榮

飛瓊乃天定姻緣，故歷千磨萬難，不損其貞，而後卒成夫婦。享盡榮華，出人意表。秦趙氏嫌貧愛富，居心毒壻，而反害其子，身遭慘報，人何爲而作此逆天之事哉。

千良豐彩婦人何過而於此並天之專結
 享盡榮華出人意表秦鼓刃兼貧變富留心毒訛而又害其
 乘變八天家駭蘇姑想千聖萬孽不財其貞而於卒烈夫誠
 之苦幸得文場榮貴接至任所養老之終
 知府飛瓊思念親母命人迎接二老諱知趙氏壽七十母
 備鼓脹之病燥肚而亡只有壽母在堂孫在堂受其
 家中西門子言次年入泮臨科及第得中狀元歸家
 與妻相見言及前人有好自不必說就娶友
 與府飛瓊思念親母命人迎接二老諱知趙氏壽七十母
 備鼓脹之病燥肚而亡只有壽母在堂孫在堂受其

忘恩負義

受恩深處宜圖報得意濃時莫妄休試看世上無義輩知恩
 不報反為仇這幾句話言人受人大恩必思所以報答何況
 身榮貴顯而敢漫然置之乎無如世有其人家計因鈍不堪
 得人提攜栽培遂致高車駟馬身列顯爵斯時也或遣人謝
 以金銀或到任共享安樂以恩報恩誰云不可何乃喪心蔑
 理得魚忘筌以為人莫彼何詎知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一旦
 身羅顯報遺臭萬年悔何及乎在位寬坐待愚下說個果報
 與你聽昔新寧縣有一儒生姓曾名志仁博學多聞奈命運

乖舛屢試不第家道貧寒在附近三清廟教書糊口娶妻朱氏頗知婦道年三十無子單生一女取名蘭香聰明過人年至七歲帶在館中隨便教他詩書一日放了午學來一乞丐小兒年方八九衣衫雖是藍縷而相貌到也清奇來館求食志仁正在用飯見他是年幼孩子即命妻以飯食與之次日臨講書時又至並不做聲只在窗外竊聽講畢又去如此數月一日講書畢志仁走出問道你這乞丐兒每日我講書時你就來竊聽又不去求食難道你還會聽講書不成嗎乞丐兒道我見先生道理說得顯然令我心中豁然故所以天天在此

聽講傾教志仁聞言心中驚異又問道你既在此聽講我今日講的那章你可知道否乞丐兒答道先生今日講的是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那一節言逢蒙固有罪而羿亦不能無罪之意志仁大驚道此神童也因問其姓名里居父母在世不在世乞丐兒見問即躬身答道

誼一見得曾老師把我動問尊一聲老先生聽說分明你嗎家住在新寧縣桂花老井我的名張棟材別號蘭亭你姓張名棟材次章蘭亭都是本縣的人你爹爹我爹爹他名偉草字文進年十八就得了泮水香生曉得幾個人論才學貫斗牛人人

恭敬講詩詞與歌賦隨口咏吟不幸得三十二就把命盡
看來風流才子我母親窮無靠另嫁別門這也是奈丟下
每為造物所忌我孤苦人無處安頓只落得當乞丐無人看承古來說得
難前日裡到館中偶然竊聽見先生講詩書至理至情因
此上生羨慕心中喜幸日每間到午刻前來聽聞看來聽
來聽也這是我實情話並無虛論老先莫把我當作那非
是好的

為之人

乞丐將他來歷說了一遍志仁聽了見他儼然有斯文的氣
象心想他是書香之後根基不淺異日還有昌大之期遂問

道你如今有幾歲了我今年九歲了我館中少人使用
你何不莫討口就在我館中有事你走動無事便讀書你意
下如何乞丐兒聽了便雙膝跪地叩頭說道老先生如此恩德
小子沒世不忘於是志仁將他喚進館中更換衣服從此在
館聽候使用果然靈便閒暇讀書十分聰敏聞一知十志仁
見他才智過人視如珍寶用意琢磨又將蘭香女兒與他訂
為百年之好棟材長至一十二歲文思大進應試遂入洪案
十四歲得中解元衣錦還鄉誰不稱曾老師作育人材目識
好人又招為門婿終身有靠人人稱揚個個道喜次年會試

解目舊心 卷二
志仁與棟材嘆及意欲將蘭香完配棟材答道承老師不棄
婚姻大事迨門生會場功名成就再諧花燭不遲志仁暗想
他此時不肯完婚又不知他後來心意遂辦齊盤費卽命朱
氏備酒餞行在席前飲酒之時隱隱說了幾句言語探他心
意如何志仁說道賢契呀爲師昨夜三更夢一餓虎入室我
卽以肉食飼之那虎搖頭擺尾食盡便張牙舞爪欲來噬我
我卽趨於小房閉門得免少時又飛來一鷹飢鳴可憐我亦
以食飼之飽則飛鳴而去此二兆不知吉凶如何棟材答道
夢寐之事原是虛渺無憑何必望慮忽然想道除這老明明

譏謂於我以養我如養虎終必傷人又將我比鷹飢則就食
飽則飛去這一切言語是顯然說我忘恩背義之意古云來
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正所謂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
被犬欺遂怒形於色勉強登程拜別而去且說志仁見張棟
材忿怒而去恐他高中仗勢不來認親豈不辜負教訓一番
心腸暗想定是席前之言得罪了他卽備酒餞趕上前去再
爲餞別一則以求其歡二則以安他心這張棟材剛至長亭
歇憩忽見先生攜酒而來遂問道先生何往志仁喘息良久
答道賢契呀你上京求名乃是一件大事但是平日待你在

身旁慣了。今一旦分別。心下實在難捨。猶如失了珍寶一般。我有幾句鄙言。爾當牢牢記着。

語叫賢徒。上前來。且把話聽。聽為師說一段肺腑之情。先生

有話請講我夫妻前未修今生薄命。家貧寒無後嗣。單育女嬰。

讀詩書。運限低。不得上進。我纔去三清廟。教學營生。日每

間一講書。你來竊聽。我見你孩童相。頗有聰明。因此上收

在館。朝夕教訓。有同鹹無同淡。度過光陰。勝當如親生子。

都還過分。到而今。方纔有這樣前程。承先生指教。徒弟是曉得的上京

去。惟願你兩榜會進。入殿試。惟願你及第頭名。大魁后必

須要修書報信也。免得為師的時刻望心。倘若得中。自必

享榮華切不可得富貴。變了情性。須當念蘭香兒童子婚姻。

先生只管放心。徒弟離別話一時間。難以說盡。我只得趕

豈效那無義之人上前二次餞行。先生實在這一盃薄魯水。雙手捧進。切莫

忘為師的這番殷勤。

志仁含淚餞別。說了一番張棟材見先生如此情景。不覺良

心發現。遂指天盟誓道。日後我若得了上進。倘若忘恩背師。

生遭雷劈。死墮地獄。說畢。洒淚而別。行到京城。應期入闈。三

場已畢。得中進士。繼而殿試。欽點三名探花。打馬遊街。參拜

宰相王輔王輔見探花青春年少才智超羣心中十分歡喜
欲將女兒蕙英許他爲婚遂留府中待宴命人說合探花暗
想欲待應允此事奈先已應承曾蘭香爲婚欲不應允朝中
無人提攜躊躇半晌說道罷罷罷寧肯我負天下人不肯天
下人負我况曾蘭香乃貧家小戶若得王小姐配合他父身
居宰相必然另眼相觀好保舉我的功名大事主意已定就
滿口應允卽日拜完佳偶正是洞房花燭破金榜題名時天
子選用榜下卽放河南道走馬上任仍就來至任所滿身榮
耀並不題曾先年一事再說曾志仁自餞別張棟材回家屢

遭不幸而門又不旺更兼朱氏一病身亡連年欠豐遂至衣
食艱難父女萬般無奈只落得沿門叫化一夕蘭香稟道爹
爹呀目今天乾米貴難以度日不如逃往京地打聽你婿功
名倘得身榮父女以便安身於是次日父女辛辛苦苦沿門
求食尋至京地訪問張棟材得中探花王相府招贅爲婿皇
上選用河南道早已上任去了志仁聞言大罵忘恩背義之
徒蘭香勸道爹爹呀爲官之人三妻四妾自古有之爹爹不
必着怒父女不如又往河南再去尋他可憐不辭千山萬水
乞討數月方至卽寫帖投拜棟材見帖想道他父女如何來

在此地倘蕙英知道報與他父又如何得了呢正在沉思默想忽見手下人來稟說外面有官親求見棟材聞言怒道甚麼叫官親明明是同鄉之人賞他白銀十兩叫他越城而去志仁父女只想來此有靠誰知不惟不來接見反只賞銀十兩叫我越城而逃遂擲銀在地父女闖入衙內大罵不休棟材大怒命人將父女拏下那役丁如狼似虎志仁見勢頭不好即往外逃走不料蘭香走之不及被差役所擒棟材命送往首縣叫縣令問以冒認朝官之罪又暗修小書一封言要如此如此縣官一見小書即刻坐堂審訊要蘭香招供冒認

官親苦打不堪蘭香稟氣剛烈至死不招縣主無奈押入牢所命禁子於夜間軟辦禁頭領命押蘭香入牢回至家中命妻杜氏兼辦其事杜氏來至牢中見蘭香橫身受傷呻喚不已遂說道你這女子怎麼這樣大膽與大人打鬥豈不是自尋死路嗎蘭香正有滿腹含冤莫得訴處見有人問不禁放聲大哭

一見淒淒把話問不由罪女淚淋淋你只管講非是女兒性情很皆由大人大人有那心不仁些不仁呢九歲無靠四路逃沿門乞討過光陰大人也討過來的嗎我父見他人聰敏收入館中

蜀目驚心 卷二十一 忘恩負義 七

讀書文。這便恩情也就大了。把我終身來配定。許他為婚結朱陳。這

遇合更就難得一十二歲把學進十四鄉薦中舉人。次年進十二

甲定金殿御筆點三名。少年登科真這是何人把他訓全

然不記半毫分。臨行餞別話難盡。叮嚀囑咐在長亭。原說

高中回故郡。那時結納為婚姻。誰知一去無音信。嫌貧愛

富為何情。這些事豈是讀不辭千里來此境。賞銀十兩叫

越城。海大人就忘却恩義了。父女難忍心中忿。故撞公堂問分明。反

拏小女送縣令。苦打成招受非刑。打得橫身肉濫盡。怕的

殘生活不成。瘦瘦你今若是施惻隱。一重恩報九重恩。

蘭香哭訴一番。杜氏即忙勸道。你也不必啼哭。我把實話對

你說了。這是大人託我們大老爺。大老爺又命我丈夫。今夜

三更時候。將你治死。這是官示。你也怪不得我了。蘭香聞言

氣死在地。半刻方醒。杜氏又憐恤道。你莫性急。我回家。便我

丈夫商議。或者有計救你。也未可知。蘭香聞言。倒身下拜。且

說杜氏回家。將蘭香的冤情。對丈夫一五一十訴了一遍。禁

頭說。大老爺分示。明日要屍相驗。這件事。又怎樣好法哩。夫

妻正在商議。他膝下有一女子。名喚秋香。年方一十五歲。聽

得他母在言。蘭香之事。心中十分痛恨。即上前言道。爹爹母

解曰：常言見義不爲，是無勇也。此女有滿腹含冤，使他鬱結而死，其心何忍？爹爹不救女兒，自有妙計救他。父母問他有何主意，秋香總不說出口來。光講他有妙計，禁頭也未深信。是夜三更時候，杜氏將妾入牢，治死蘭香。忽家人報到，秋香自縊。此時他夫妻纔知女兒替死之計，氣得捶胸蹬足，哭得地覆天翻。家人再三勸解，杜氏見秋香雙目不閉，也知女兒死的心意，於是就計行之，將屍指入牢中，把蘭香換出暗養家中。從此蘭香則死安身之處，再說曾志仁自前日跑出衙來，不見女兒，蘭香也未等，突竟往東門而出，走了十里之譜。

見有一雷祖廟，遂入廟安身，以好打聽女兒消息。夜間想起

張棟材負義之情，就跪在雷祖殿前，敲一吓鐘，哭訴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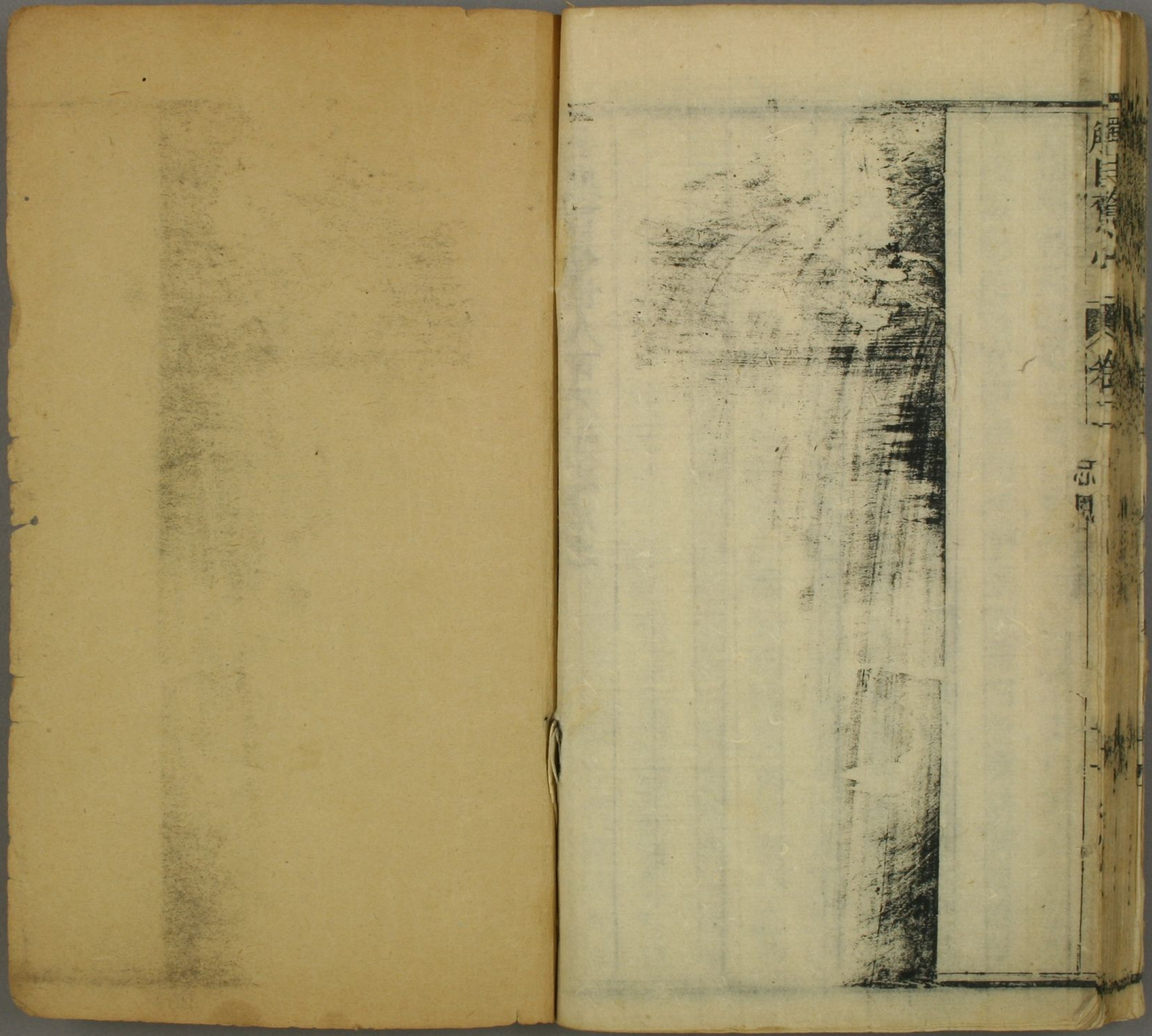
謳曾志仁，在神前雙膝跪定，尊一聲雷祖爺，聽把冤伸民自幼三清廟，教學爲本，並未曾負子弟。混過光陰，日每間講詩書，諄諄教訓，不料得那一日來，一丐嬰他在那書館外，傾耳竊聽。我問他聽講書，知不知情。他把我所講的書中情景，彼時間一二的，概行言明。我見他年雖小，頗還聰敏。收在館，朝夕訓，不辭苦辛。凡衣服與飲食，並未慳吝。還將我蘭香女，許他爲婚。臨上京去求名，我心不忽，哭啼啼。

難割捨送至長亭。只望他身貴顯得個僥倖。那知道一去
了杳無信音。那時節民在家累遭鄙屯。不幸得遇天旱。又
死婦人。館運弄日難度。主意打盡。只落得乞討中。日傍人
門。父女們纔商量去把京進。一路上受過了許多風塵。來
至在。京城中。四處訪問。纔知他中探花。相府招親。分發在
河南地。走馬上任。我父女沒奈何。又向南尋。拏手本求相
會。他纔不認。叫越城。只賞我十兩白銀。我父女生合死。全
不呈論。頓忘了。昔年間。教養深恩。全不想。今富貴。從何而
進。詩與書。是何人。把你教成。不報恩。反捉拏。去把罪定。我

女兒到如今。不知何存雷祖爺。爲大神。威風凜凜。難道說
這樣人。都不顯靈。怕只怕這世風。以他爲準。又焉能像古
初反樸還醇。祝罷了。四叩首。珠泪滾滾。看雷祖把此事。怎
樣施行。

志仁哭訴已畢。忽然陰雲四合。風雨大作。電光一起。一聲霹
靂。竟將張棟材震死。滴水簷前。背刻忘恩。負義嫌貧。愛富八
字。忽又有人傳說。官山上雷打活了一人。禁子聞言。心中暗
想。莫非我女兒秋香活了。卽忙跑去觀看。果然是女被雷震
活。還魂轉來。忙請入。指回家中。歡喜不已。於是蘭香拜過秋

香捨身救死之恩，結爲仁義姊妹。這且不表，且說道台張棟材被雷擊死，縣官申報朝廷，明主欽命四臣察訪其事。四臣回京，將曾志仁父女之事並禁頭之女秋香捨身救死之情，一一奏明。天子龍心大喜，旌表曾志仁尚義可風，封爲諫議大夫，卽放河南知府。秋香與蘭香不願受封，再配出家修行。明主卽發三千銀子，篤修正心菴，封爲清虛眞仙，領旨謝恩。出朝張棟材忘恩負義，嫌貧愛富，示衆三月。王蕙英不能引夫向道，將他父王輔謫貶三級。此不訓女之過。從這案看來，可知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負人者終負已，昧心者難昧天誠。哉斯言也，世人可不慎之戒之。



解自養心
卷二
志願

